

Amos Oz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MY MICHAEL

我的米海尔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
钟志清 译

922
I382.45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代系列

A3861

AMOS OZ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

钟志清 译

我的米海尔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 Deborah Owen Ltd 授权,本社享有本书国际中文本专有出版权。

Copyright © 1968 by Amos Oz.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eborah Owen Literary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8 by Yilin Press.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 名 我的米海尔

My Michael

作 者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Amos Oz

译 者 钟志清

责任编辑 范红升

原文出版 Am Oved Publishers Ltd, 196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E-mail yilin@public1.ppt.js.cn

W W W <http://cb.nj-online.nj.js.cn/Yilin>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地址:长江大桥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4

字 数 192 千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713—1/I·411

定 价 (软精装)12.5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 一 章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我是个三十岁的已婚女子。丈夫米海尔·戈嫩博士是位地质学家，性情温厚。我爱他。十年前，我们在塔拉桑塔学院相识。那时我是希伯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①，当时的塔拉桑塔学院依旧设有讲座。

我们是这样认识的：

那是一个冬天，早晨九点钟，我从楼梯上滑了下来。有个素不相识的小伙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他的手既有力量又有分寸。我看见他手指短粗，指甲扁平，苍白手指的关节处有黑色的绒毛。他急忙止住了我的下滑。我靠着他的胳膊，直到疼痛消失。突然在陌生人面前滑倒，面对着敏锐、询问的目光与不可捉摸的微笑，我一阵慌乱。年轻陌生人的手宽厚而温暖，我觉得挺不好意思。他抓住我的时候，透过母亲为我编织的蓝色羊毛连衣裙袖子，我能感觉到他手指的温暖。此时正是耶路撒冷的冬天。

^① 此处根据英译本译出，希伯来原文为“旁听生”。

他问我伤着了没有。

我说可能是脚脖子扭了。

他说“脚脖子”这个词很好听。他笑了笑。那微笑本身十分尴尬，同样也让人尴尬。我脸红了。他邀我去一楼喝咖啡，我也没有拒绝。我的腿很疼。塔拉桑塔本是座基督教修道院，一九四八年独立战争结束后，斯克浦斯山^①上的建筑一度遭到封锁，塔拉桑塔便被借给了希伯来大学。这幢建筑阴森森的，走廊宽敞高大。跟在刚才还紧紧将我把持的这位年轻人身后，我感到心神不定。我很乐意回应他的声音。我无法正视他，无法审视他的面孔。我意识到，但不是看到，他的脸瘦长而且黝黑。

他说：“我们现在坐下吧。”

我们坐在那里，谁也没有看对方。他也没问我要什么，便点了两杯咖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当中，我最爱的是先父。当这位新伙伴转过头去，我看到他剪着平头，胡子刮得参差不齐，尤其是下巴底下还露出黑色的胡茬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细节在我眼中竟然至关重要，实际上也是让我对他产生好感的重要因素。我喜欢他的微笑，喜欢他的手指，那手指正在摆弄着茶匙，就好像它们自己有独立的生命，不依附任何东西，小匙也喜欢听任它们摆布。我的手指有一种隐隐的冲动，要去碰他的下巴，触摸一下那刮得不太像样、钻出胡茬儿的地方。

他名叫米海尔·戈嫩。

他是地质系三年级学生，土生土长的霍隆人。“你们耶路撒冷太冷了。”

“我们耶路撒冷？你怎么知道我是耶路撒冷人？”

他说要是错了就向我道歉，但他认为自己没错。现在他已学

^① 耶路撒冷——山名，按希伯来文可意译为“守望者”。

会一眼就能认出耶路撒冷人。说着，他第一次正视我的双眼。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目光里露出笑意，但绝对不是快乐。我说他猜得没错，我正是耶路撒冷人。

“猜的？不对。”

他装出被惹恼了的样子，嘴角露出微笑：不，不是猜的。他能看出我是耶路撒冷人。“看出来？”这是他地质学课程的一部分内容吗？不，当然不是。其实，这是他从猫那儿学来的。从猫那儿？是啊，他喜欢看猫。猫从来不愿意跟不喜欢自己的人交朋友。猫从来不会看错人。

“看样子你是个乐天派。”我高兴地说。我笑了。这笑把我给出卖了。

随后，米海尔请我跟他到塔拉桑塔学院的三楼，那里正要放映有关死海和阿拉洼^①的教学片。

上楼时，我们又经过刚才我滑倒的那个地方。米海尔又一次抓住我的袖子，就好像在那层楼梯上有再次摔倒的危险。透过蓝毛衣，我能感觉到他的每根手指。他干咳了两声。我瞥了他一眼。他觉察到我的目光，脸一下子红了，甚至红到耳根。雨击打着窗棂。

米海尔说：“好大的雨啊。”

“是啊，好大的雨。”我热情地应和道，就好像突然间意识到我们之间有缘。

米海尔犹豫了一下。接着，他补充道：

“今天一早我就看见有雾，像是要刮大风了。”

“在我们耶路撒冷，冬天就是冬天。”我得意地说，并有意强调

^① 地名，在死海附近。

“我们耶路撒冷”，我是想提醒他记起刚刚说过的话。我想让他继续那个话题。可他却没有反应，因为他不是个聪明男人。他又一次笑了。那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雨天，是在塔拉桑塔学院一二楼之间的楼梯上。我没有忘记。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水经过蒸发最后被提炼成精盐：洁白的晶体在灰泥巴上熠熠生辉；晶体里的矿物质就像毛细血管，纤弱，易裂。

灰泥巴渐渐在我们眼前剥离，因为是在教学片内，自然过程被人为地加快了进度。这是部无声电影。为避免日光照进屋子，他们将黑窗帘拉了下来。外面的光线其实也很微弱暗淡。有位老教授不时加以评论和解说，我听不懂他的话。老教授说话缓慢，嗓音洪亮，不禁让我回想起我九岁那年为我治好白喉的罗森塔尔博士的悦耳声音。教授不时用教鞭在重要的画面上指指点点，为的是不让学生们开小差儿。我只随便留意一下那些没有教学意义的细节，诸如那些一遍遍出现在钾碱采掘机周围的可怜然而顽强的沙漠植物。在昏暗的幻灯光下，我自由自在地端详着那位年迈的老教授的面容、手臂和那根教鞭，他看上去就像是我最喜欢的一本旧书中的插图。我联想到《白鲸》^① 中的黑色木版画。

外面传来阵阵沉闷的雷声。雨猛烈地击打在黑黝黝的窗子上，似乎要我们凝神谛听某个紧急情报。

① 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的代表作。

第二章

先父约瑟经常说：强人几乎能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但即使最强的人也不能挑选他想做的事情。我并不属于那类强人。

米海尔和我约定当晚在本-耶胡达街的阿特拉咖啡馆见面。门外，咆哮着的暴风雨凶猛地敲击着耶路撒冷的石墙。

简朴的老规矩当时还没有失效。侍者为我们端上代用咖啡和几小纸袋白糖。米海尔借此调侃，但他的打趣并不引人发笑，因为他不是个聪明男人，也许他根本就不懂怎样讲笑话。我倒是挺喜欢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我也很高兴是我使得他这么煞费苦心。正是因为我，他才超越了自我，企图逗乐别人，也让别人逗乐他自己。我九岁时还常常期望自己能长成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小时候，我总是和男孩子玩耍，总是读男孩子的书。我摔跤，踢球，爬高。我们住在郊外卡塔蒙边上的施穆埃尔村。斜坡上有一块荒地，尽是石块、蓟花和碎铁片。斜坡脚下有所住宅，住着一对双胞胎。这对双胞胎是阿拉伯人拉希德·沙哈达之子，名叫哈利利与阿兹兹。我当女王，他们当保镖；我当征服者，他们当将帅；我当探险家，他们当地头蛇；我当船长，他们当船员；我当间谍头子，他们当随从。我们一起到离家很远的街上探险，在树丛中穿来穿去，饿着

肚子，喘着粗气，取笑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孩子，偷偷溜进圣西蒙修道院周围的矮树丛，嘴里嚷着英国警察的名字。追逐，逃遁，隐身，又突然冲出来。我统治着这对双胞胎。那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快感，而如今这快感离我是那么遥远。

米海尔说：

“你是个很害羞的女孩子，是不是？”

喝过咖啡后，米海尔从大衣口袋里拿出烟斗，放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我身穿棕色灯芯绒裤子和一件厚厚的红毛衣。这是当时大学里女孩子们的流行装束，为的是产生一种挺随便的效果。米海尔不好意思地评论说，那天早晨穿的蓝色羊毛裙让我看上去更女孩子气，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

“你今天早晨好像也不一样。”我说。

米海尔穿着一件灰色大衣，我们坐在阿特拉咖啡馆时他也一直没脱。他的双颊刚在外面冻过，显得容光焕发。他身材瘦削，脸部棱角分明。他拿起未点燃的烟斗在桌布上来来回回勾画着，那摆弄着烟斗的手指给我一种平静的感觉。或许他已突然后悔对我衣服所作的评论。似乎是为了弥补过失，米海尔说他觉得我是个漂亮姑娘。说这话时，他眼睛盯着烟斗。我并不特别坚强，但是比起这个年轻人我还是要坚强一些。

“给我讲讲你自己吧。”我说。

米海尔说：

“我没在帕尔马赫^①中打仗。我在信号团，是卡罗马利纵队的无线电话务员。”

接着，他给我讲他父亲。他父亲是个鳏夫，在霍隆市的水利部

^① 1928年至1948年间活跃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地下军事组织“哈戈纳”的先锋力量。

门工作。

双胞胎的父亲拉希德·沙哈达是英辖耶路撒冷托管区技术部的一个职员。他是个很有教养的阿拉伯人，在陌生人面前，举止就像个侍者。

米海尔告诉我说，他父亲把收入的一大部分花在供他读书上。米海尔是家里的独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儿子只是个平庸的年轻人。比如，他常常诚惶诚恐地读米海尔的地质学课作业，总使用“科学杰作”、“十分精确”等词语加以评价。他父亲的最大愿望是想让米海尔成为耶路撒冷的教授，因为他的祖父曾在格罗德诺的希伯来教育学院讲授自然科学，人们对他祖父评价很高。米海尔的父亲想，要是这一链条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好了。

“家庭不是把职业当做火炬的接力赛。”我说。

“但我不能对父亲说这话。”米海尔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使用希伯来词语时就像人们对待易碎的名贵瓷器那样小心翼翼。现在也跟我说说你自己的家吧。”

我对他说我父亲死于一九四三年。“他很文静。对人讲话时好像是要抚慰他们，以换取一种他本不该得到的同情。他经销无线电和电器业务，并做简单的修理。父亲死后，妈妈到诺夫哈里姆基布兹同哥哥伊曼纽尔住在一起，晚上她同我哥嫂坐在一起喝茶，试图教他们的儿子学会懂得礼貌，因为孩子的父母属于鄙夷礼貌的一代人。白天，她把自己关在基布兹边上的一间小屋子里，读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俄文原作，用蹩脚的希伯来文给我写信，打毛衣，听收音机。你喜欢的我今早穿的那件毛衣就是母亲为我编织的。”

米海尔笑了。

“要是让你妈妈和我爸爸见见面倒是件好事。我相信他们会

找到许多话题。不像我们，汉娜——坐在这里谈论父母。你烦了吗？”他急切地问，问话时他畏缩了一下，好像被他自己的问话伤害了。

“没有，”我说，“我没烦。我喜欢这个样子。”

米海尔问我这样回答是否只是出于礼貌。我否认了。我求他再多讲讲他父亲。我说我喜欢他谈话时的样子。

米海尔的父亲朴素而又谦逊。他自愿牺牲晚上时间管理霍隆工人俱乐部。管理？就是摆放板凳，整理单据，复印通知，会后拣烟头。要是我们的父母能够见面或许是件好事……噢，他已经说过一遍了。他为重复此话惹我心烦表示歉意。我在大学里学什么？是考古吗？

我告诉他说，我现在住在阿赫瓦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家里。上午我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撒拉·杰尔丁幼儿园里任教，下午去听希伯来文学课。但我只是个一年级学生。

“学生和谨慎挺押韵。”米海尔力图显得机智以避免话题中断，故而耍起玩弄词藻的把戏。但其用意却不太清楚，他想方设法再作解释。突然，他不再说话，用不太熟练的动作很恼火地点燃他那顽固的烟斗。看到他那副狼狈的样子我倒蛮开心。当时，我依然反感朋友们所崇拜的那种粗俗男人：那些壮得像笨熊、对你倾泻虚情假意的帕尔马赫人；还有那粗胳膊粗腿的拖拉机手，他们酷似从沦陷城市掳掠女人的抢劫犯，从内盖夫风尘仆仆地一路赶过来。我喜欢于一个冬天的夜晚看学生米海尔·戈嫩在阿特拉咖啡馆的窘相。

一位名学者在两个女人的陪伴下来到咖啡馆。米海尔伏在我耳边低声说出学者的名字，他的嘴唇几乎掠过了我的头发。我说：

“我现在能够看透你的心思，猜中你在想些什么。你在对自己说：‘下面该要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从这儿离开后又该上哪儿呢？’

对不对？”

米海尔像个偷糖的孩子被人抓住似的突然红了脸。

“我以前从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以前？”

米海尔若有所思地挪开空杯子。他看着我。温顺的目光深处潜藏着一种强压的轻蔑。

“直到现在。”

一刻钟后，名学者与其中一位女人离开了咖啡馆。她的朋友挪到角落的一张桌子旁点上一支烟，脸上的表情是苦涩的。

米海尔说：

“那女人嫉妒了。”

“嫉妒我们？”

“或许是你吧。”他试图掩饰自己。但因为太刻意，显得很不自在。我要是能够对他说，他的努力已经赢得我的好感，他的手指很吸引人，那该有多好。我不能讲，但我害怕沉默。我告诉米海尔，我喜欢见到耶路撒冷的名作家与名学者。这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嗜好。小时候，爸爸经常在街上把他们指给我。父亲极喜欢“世界知名”一词。他会激动地低声说，刚刚走进花店里的教授是位世界知名人士，不然就是买过东西的某个人享有国际声誉。而我只会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朝前赶路，就像来到一座陌生城市的流浪汉。我在学校读《先知书》时，想象着先知就像父亲指给我看的作家和学者。他们相貌文雅，戴着眼镜，留着整齐的白胡子，步态艰难，像是走在冰山的陡坡上。每每想起这些弱不禁风的老头子怒喝人类罪孽时的样子我便忍俊不禁。我想，他们义愤填膺时，声音一定干巴巴的，只能发出尖叫来。要是作家或教授光顾他在雅法路所开的那片小店，父亲回家

时的样子简直像是看到了圣灵显圣。他会庄严地重复他们随便讲出的话语,反复咀嚼,好像那些话是什么稀罕钱贝。他总在那些人的话中寻找隐含的意义,因为他把人生当作一堂课,认为从中应该学到一则教义。他是个很专心的人。一个安息日的上午,父亲带我和哥哥到电影院听马丁·布伯尔^①和雨果·伯格曼在由和平组织援助的集会上进行演说。我依然记得一段奇妙的插曲。我们离开讲堂时,伯格曼站在父亲面前说:“真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亲爱的利伯曼博士。对不起——您不是利伯曼博士?但是我敢肯定我们见过面。先生,您很面熟。”父亲结结巴巴。他面色苍白,好像是被控做了什么丑事。教授也很慌乱,为他的过失致歉。或许是因为感到尴尬,教授拍了拍我肩膀。“不管怎么说,亲爱的先生,你女儿——是你女儿吧?——是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女孩子。”教授露出一丝笑意。父亲在有生之年从没忘记这段奇遇,他总是激动而欣喜地一遍遍向人讲述此事。即使坐在扶手椅里,身上穿着睡袍,眼镜高高地挂在前额上,嘴角疲倦地下垂时,父亲的那副样子也像是在倾听某种具有神秘力量的声音。“米海尔,你知道,直到现在我有时仍在想象,自己会嫁给一个注定要举世闻名的年轻学者。在写字台灯的灯光下,我丈夫埋头于成堆成摞的古旧德文经卷中,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往他的桌上放上一杯茶,倒空烟灰缸,轻轻地关好百叶窗,趁他不注意时悄悄离开。现在你该笑话我了吧。”

^① 马丁·布伯尔(1878—1965),犹太宗教哲学家,曾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教授。

第 三 章

十点钟。

米海尔和我像学生一样，各自付了账，走进夜幕之中。严霜打在脸上，火烧火燎般疼痛。我呼出一口气。只见我呼出的气息与他的融为一体。他的大衣布料粗糙、厚实，手碰上去感觉很舒服。我没戴手套，米海尔执意要我戴他的。他的皮手套很粗糙，皮面已经磨损。水流沿着街沟流向锡安广场^①，好像市中心那边正在发生着耸人听闻的事件。一对裹得严严实实的情侣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紧紧偎依着。姑娘说：

“这不可能。我不信。”

她的伙伴笑了。

“你太天真了。”

我们立在那儿好一阵子，不知该怎么办。我们只知道不愿意分手。雨停了下来，天更冷了。我冻得受不了，浑身直打颤。我们眼看着雨水流进沟里。马路光溜溜的，反射出稀疏、昏黄的车头灯光。我的脑海里闪现出各种杂乱无章的念头——该怎样多留他一会儿呢？

^① 位于耶路撒冷市中心。

米海尔说：

“我正在打你的主意呢，汉娜。”

我说：

“你怕是要害人反害己了。可得小心点啊，米海尔。”

“我正对你居心不良呢，汉娜。”

抖动的双唇把他给出卖了。他一下子像个可怜的大孩子，一个几乎剃光了头发的孩子。我要给他买顶帽子。我要触摸他。

米海尔突然扬了扬手。一辆出租车发出刺耳的尖叫，湿漉漉地停在眼前。我们一起钻进暖融融的车内。米海尔对司机说，随便开到哪儿都行，他不在乎。司机诡秘地瞥了我一眼，目光中露出猥亵的快意。仪表板上小灯暗红的光线洒在他脸上，就像是他的脸皮被剥掉之后露出了殷红的血肉。司机那副面孔活像萨梯^①的翻版。我没有忘记。

我们乘车行驶了有二十分钟，并不知道要开往哪里。我们呼出的热气蒙住了车窗玻璃。米海尔谈起了地质学：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人们在找水时突然挖出了油井，原油砰然涌出。说不定在以色列也潜藏着丰富的原油资源。米海尔说起“岩石圈”，说起“沙石”，说起“白垩层”，说起“前寒武纪”、“变质岩”、“火成岩”、“大地构造学”。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一种内在的紧张，即使现在听到丈夫那些奇怪的名词术语我也还是有这种感觉。这些语词讲述着对我来说、只有对我一个人来说有意义的事实，就像用密电码发出的信息。在地表下面，内外力的相互作用是永恒的。薄薄的沉积岩在压力作用下总处在永不停息的剥蚀过程中。岩石圈就是地壳。地壳下是炽烈奔涌的地核。

我不敢绝对肯定米海尔是在一九五〇年的一个深夜，在耶路

^① 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具人形而有羊的尾、耳、角等，嗜嬉戏，好色。

撒冷乘出租车漫游时使用这些精确的词语的。但有一些是我在那个夜晚平生第一次听他说起,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就像是怪异、不祥的信息,让我无法破解。就像是为了重构已在记忆中淡漠了的一场梦魇所做的失败尝试。就像梦一样难以捉摸。

米海尔说话时声音深沉压抑。仪表板的灯在黑暗中发出红光。他讲解这个话题时神情庄重,好像一个身负重任的人。精确本身此时似乎至关重要。如果他把我的手抓过去,我也不会缩回的。可是,我爱的人却沉浸在被压制的感情潮水中。我静静地悲悯,也十分动情。我错了。他做事时会很强悍,比我强多了。我接受了他。他的话让我恍恍惚惚进入了一种宁静的状态,这种宁静酷似午睡后我所体验到的那种静谧;酷似黄昏醒来时那段温馨时光的静谧,那段时间里我温柔,周围一切都温柔。

汽车穿过一条条泥泞的街道。窗玻璃上蒙上一层雾气,我们分辨不清是哪条街。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来回交叉,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像是在执行某种严格的律法。

车开了二十分钟后,米海尔叫司机停车,因为他不是富人,我们的漫游已花去了他在马米拉街学生餐馆的五顿午餐费。

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下了出租车,这是一条铺着整整齐齐石板的小弄。铺筑的石面上掉了几个雨点,随即又开始下雨了。一阵寒风迎头袭来。我们走得很慢。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米海尔的头发全湿了。脸的样子也很滑稽,简直像个哭泣的孩子。这中间他伸出一根手指拂掉我下巴上的一颗水珠。我们突然发现站在了杰那瑞利^①楼前。一尊长着翅膀的石狮,一个湿漉漉、僵挺挺的石狮在窥视着我们。米海尔发誓说,石狮正在窃笑呢。

^① 耶路撒冷一保险公司名。

“你听到了吗，汉娜？笑了！它在看着我们笑呢。我说的没错儿。”

我说：

“或许令人遗憾的是，耶路撒冷只是一座小城，你在这座城市里根本无法迷路。”

米海尔陪我来到麦里桑达街、先知街，接着又到施特劳斯街，健康中心就在那条街上。我们并未看到任何活的东西，好像是市民们已弃城而去，我们二人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小时候，我常玩一种名叫“城中王子”的游戏。邻居家的双胞胎装扮成顺民。有时我也让他们扮成反民，然后无情地镇压他们的气焰。那曾是极大的快事。

冬天的夜晚，耶路撒冷的建筑就像凝固在黑色幕布上的灰色图案。一幅充满暴力的景观。有时，耶路撒冷化为一个抽象的城市：石头、松树、锈铁。

尾巴硬挺挺的猫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胡同的墙壁似乎回荡着我们的脚步声，脚步声因而变得单调而冗长。在我的房门外我们站了足有五分钟。我说：

“米海尔，我不能请你进屋喝杯热茶，因为房东夫妇是教徒。我租房子时曾向他们保证过，不在这儿招待男人。现在已是晚上十一点半了。”

当我说到“男人”一词时，我们俩都笑了。

米海尔说：

“我不希望你现在就把我请进房间。”

我说：

“米海尔·戈嫩，你真是地地道道的君子，我为今晚感激你，为今天整个晚上感激你。要是以后你请我度过同样一个夜晚，我想我是不会拒绝的。”